

杨殷的家风传承

文/郭昉凌

在杨殷故居里，陈列着杨殷在上海工作时写给大女儿杨爱兰的一封信：

你年纪已长，各事不能像从前那样。除读书外，各事不可沾染。打牌、闲游、看戏等尤万不可做。用钱要省，须知留得文钱，亦可于无钱时应用，切不可为了要面子，就可多用几块钱，这是青年人最要不得的事情。穿衣尤须朴实，与人来往要谨慎……有信可交催哥带来，以省邮费。以后付信来，可写上海老靶子路五洲大药房柯医生 转李云峰。

父荣示

透过这封信，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为革命奔忙、为理想献身的铁汉子的人格魅力。

杨殷深爱妻子和孩子，在妻子李庆梅离世多年后仍没续娶，使用的化名“李荣”“李云峰”也饱含着他对发妻的一往情深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杨殷不仅负责党的军事、情报、肃反和工运方面的工作，还负责解决组织经费和安排同志转移等。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杨殷就专事党的工作，不仅没有收入，还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拿出来解决组织的燃眉之急。幸而翠亨杨氏族人向来“一人有事众人帮”，照顾孩子及生活费全由亲友替他承担。

尽管忙于工作，但杨殷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育。1998—2003年，笔者曾数度采访其时已年近九旬的杨爱兰。她说：“爸爸很爱我们，稍有空闲，就跟我们讲苏联人民解放的故事。他总是很忙，早出晚

归，但无论他多晚到家，都会检查我的作业。我们很难见爸爸一面。即便他在家，不是和叔叔伯伯关起门来开会，就是伏案写东西。”

杨殷家境殷实，但他的钱财全都用在革命上，家里都是粗茶淡饭。有一次，杨殷的妻舅托人带来一只金华火腿。第二天早晨杨爱兰醒来，吵着要吃火腿。当听到已经被客人吃了，她哭道：“这是舅舅送来的，为什么一点都不留给我们？”杨殷知道后，便跟杨爱兰讲道理：“叔叔、伯伯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动者。他们辛苦做工为社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财富，但收入低微，根本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。劳动者最光荣，既然有尊贵的客人来，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。你想吃金华火腿，等以后长大了，靠自己双手劳动所得买来吃，不是更香吗？”其实，那么大一只金华火腿，一顿怎么可能吃得完呢？在那个年代，金华火腿是十分昂贵的食物，杨殷哪里舍得吃，早就把它变成组织的活动经费了。

杨殷爱他的妻儿，爱他的亲人，更爱党的事业和劳苦大众。为了能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，他勇敢地理想斗争，甘愿奉献自己的所有。“我以有这样的革命父亲为荣。他很慈爱，对我们要求却很严格。”杨爱兰牢记父亲的话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勤勤恳恳做事。她告诉笔者：“我一直按着爸爸的教导去做，自食其力，从不给组织增添麻烦。丈夫去世时我才44岁，带好儿女，养育他们成人是我的本分。9个儿女个个自食其力，是我最大的安慰。我退休时国家还很困难，我就不领退休金，到香港打工养活自己，一直干到79岁。”

与父亲杨殷一起生活的这三年，尽管时间是那么的短暂，却是女儿杨爱兰的永恒记忆。他那坚毅挺拔的脊梁，是儿孙们做人的准则和精神支柱。

（作者系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）